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五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五十八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三年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注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音義稱尺證反注及下皆同別彼列反易音亦注同創鉅者其日久痛甚

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注飾情之章表也音義創音瘡初良反鉅音巨大也愈徐音庾差也遲徐直移反倚於綺反枕塊之鴆反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注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音義思如字一音息吏反斷丁亂反復音伏疏正義曰此一節問喪三年所由解釋所以三年之意三年之喪何也者記者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云三年喪者意有何義理謂稱人之情而立禮之節文因以飾羣者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也因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

其親黨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者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使不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者引舊語成文也無不也並有差品其道不可改易創鉅者其日久者以釋重喪所以三年也其事既大故為譬也鉅大也夫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云創鉅其日久也痛甚者其愈遲者愈差也賢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其痛既甚故其差亦遲也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者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極者也哀痛未盡思慕未忘者言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故心之哀慕於時未盡而外貌喪服以是斷割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者若不斷以二十五月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吉常之禮何有限節故聖人裁斷止限二十五月豈不是送死須有已止反復生禮須有限節也哉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注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音義屬音蜀喪息浪反又如字巡徐詞均反過徐音戈一音古卧反號音

豪戶羔反蹢本又作蹢直亦反徐治草反躅直録反徐
治六反蹢躅不行也踶徐音馳字或作踟蹰音廚燕於
見反雀本又作爵啁張留反噍子
流反啁噍聲頃昔穎反知音智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地之間血氣之
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大小各能
思其種類況在於人何有窮已也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
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注
言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音義
由夫音扶下皆同邪似嗟反人與音
餘下君子與同曾則能反焉於虔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小人之人曾
鳥獸之不若若不以禮
節之安能羣居而不亂

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注駟之過隙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音義駟音四馬也過古卧反徐音戈隙本又作郤去逆反空隙之地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賢人君子於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若不以禮制節之則哀痛何時窮已駟之過隙者駟謂駟馬隙謂空隙駟馬駿疾空隙狹小以駿疾而過狹小言急速之甚

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注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音義為于偽反下注為母同中如字又丁仲反注同去起呂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小人君子其意不同故先王為之立中

人之制節故先王焉者焉是語辭立中制節者言先王為之立中人之制以為年月限節壹使足以成文理者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齊同使足以成文章義理則釋之矣者釋猶除去既成義理則除去其服所以成三年文理者以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又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成文章義理

然則何以至期也注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為人後者父在為母也音義期音基注及下同

曰至親以期斷注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音義斷丁亂反下注同

是何也注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

是象之也注法此變易可以期也疏正義曰上節既稱為父母三年何故有父母止有期者此一節釋為期之義然則何以至期也者言為父母本應三年何故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及父在為母而止於期曰至親以期斷者記者釋之為至親本以期斷故雖為他後及父在為母但以期也是何也者記者又起問云有何義故以期矣四時則已變矣者答期斷之義也言期是一年之周匝而天氣換矣前時已畢今時又來是變改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者言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為今事之始也以是象之也者聖人以是之故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注正義曰鄭意以三年之喪何以有降至於期者故云為人後者為本生之父母及父在為母期故事抑屈應降至九月十月何以必至於期以其本至親不可降期以下故雖降屈猶至於期今檢尋經意父母本意三年何以至期者但問其一期應除之

義故荅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為人後及父在為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經意但既祖鄭學今因而釋之

然則何以三年也注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為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注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猶然音義加隆焉爾一本作加隆為爾焉徐如字一音於乾反焉猶然也一云發聲也注及下同倍步罪反注同

疏正義曰此一節釋因期及三年之義故故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本實應期但子加恩隆重故三年焉爾也語助之辭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者焉猶然也子既加隆於父母故然使倍之然猶如是倍之言倍一期故至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注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注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音義殺色界反徐所例反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注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注不知

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良久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疏正義曰上節既稱期斷何故有九月以下故此經釋之由九月以下何也者由從也記者既稱期斷假設問之何故有從九月以下曰焉弗使及也者焉亦然也然使恩隆不及於期也則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轉相不及也故三年以為隆者謂恩愛隆重緦小功以為殺者謂情理殺薄期九月以為間者是隆殺之間也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者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者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者取象於一周九月者以象陽之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以象於五行三月者取象天地一時而氣變言五服之節皆取法於天地中取則於人者則法也天地之中取則於

人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
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屬亦逐人情
而減殺是中則於人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者既取
法天地與人三才並備故能調和羣衆聚居和諧專壹
義理盡備矣故三至喪也此一節重明三年之義三年
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言三年喪禮於人道之中至極
文理之盛者則期以下非其至極也夫是之謂至隆者
言三年之喪人恩之至極隆厚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
也言三年之喪行之自遠未有能識知所從來也言不
知從何代而來引孔子曰者論語之文證此三年之喪
也注正義曰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
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尚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
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但上古云喪期無數謂無葬練祥
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
載則知堯以前喪考妣已三年但不知定在何時其喪
服所起則黃帝堯舜之時雖有衣裳仍未有喪服也但

唐虞已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為之故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也鄭注喪服其冠衰之異從三代以下由唐虞以上曰大古吉凶皆用白布則知三代吉凶異也

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注言聖人制事必有法度音義應於證反 短毋見膚注衣取蔽形音義毋音無下同見賢遍反 長毋被土注為汙辱也音義被彼義反為于偽反汙汙辱之汙一音烏卧反 續衽鉤邊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

續或為裕音義袵而審反又而鴆反鉤古侯反屬音燭下皆同喙許穢反裕以樹反要縫半下注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要或為優音義要一遥反注同縫扶用反下注同袼之高下可以運肘注肘不能不出入袼衣袂當掖之縫也音義袼亦本作胳音各腋也肘竹九反又張柳反掖本又作腋音亦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注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為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為腕音義袂彌世反袪末曰袂詘丘勿反腕烏亂反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注當骨緩急難為中也音義厭於甲反徐於

涉反下同辟畢婢反徐匹婢反一音步啓反脅許刧反當丁浪反注同又丁郎反中丁仲反又如字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音義應應對之應下同殺色界反徐所例反袂圜以應規注謂胡下也音義圜音圓胡下下垂曰胡曲袷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音義袷音刧下注同負繩及踝以應直注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音義踝胡瓦反裻音督跟音根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注齊緝音義齊音咨亦作齋下同緝七入反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注行舉手謂揖讓負繩抱方者以直

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注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政或為正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注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卬則心有異志者與音義行下孟反又如字卬音仰仰本又作仰一音五郎反與音餘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注言非法不服也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注貴此衣也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注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深衣者用十五升

布緞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音義相息亮反完音丸費芳貴反又孚沸反注同若衣於既反易以豉反緞丁亂反濯音濁純之允反又之閏反後皆同朝直遥反上時掌反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注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繢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音義大父母音泰大父母祖父母也繢胡對反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音義緣悅絹反注同廣古

曠反注同錫徐音以豉反皇音錫案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綼下曰緆也疏正義曰此一篇從初至末皆論深衣之制今各隨文解之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者以作記之人為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以應規矩繩權衡者此則制度之事所應者備在下文短毋見膚者深衣所取覆形體縱令稍短不得見其膚肉若見膚肉則褻也長毋被土者其衣縱長無覆被於土為汙辱也續衽鉤邊者衽謂深衣之裳以下闊上狹謂之為衽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即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要縫半下者要縫謂要中之縫尺寸闊狹半下畔之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者袼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又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為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

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當無骨者帶若當骨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處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者深衣其幅有六每幅交解為二是十二幅也負繩及踝以應直者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云負繩非謂實負繩也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者所以袂圓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儀如規也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言欲使人直其政教欲使政教直方其義欲使義事方正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記者既明方直之義故引坤卦之六二直方以證之案鄭注

坤之六二云直也方也地之性此文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者言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卬平也欲以安其志意而平均其心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者所尊俱在故衣純以續言具父母則父母俱在也大父母則亦然也若其不具一在一亡不必純以續也具父母衣純以青者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者以為吉不具故飾少而深衣領緣用青純降於續也若父母無唯祖父母在亦當純以青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者純袂者純緣也謂純其袂緣則袂口也又云緣讀為緆謂深衣之下純也純邊者謂深衣之旁側也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下之緆并純旁邊其廣各寸半言表裏合為三寸注正義曰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寛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為餘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若其喪服其裳

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云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者案援神契云象鼻必卷長鳥喙必鉤鄭據此讀之也云若今曲裾也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為則鄭云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其深衣之衽已於玉藻釋之故今不復言也三分至寬也者此據裳之一幅分為二幅凡布廣二尺二寸四寸為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為六寸減此六寸以益於下是下二幅有二尺四寸上二幅有一尺二寸故云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也古者方領者鄭以漢時領皆嚮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言可苦衣而易有也者以其完牢乃可於苦事衣著故庶人服之以完牢故也而易有者以白布為之不須黼黻錦繡之屬是易有也云深衣者用十五升布

鍛濯灰治者案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深衣與朝服相類故用十五升布鍛濯謂打洗鍛濯用灰治理使和熟也然則喪服麻衣雖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雜凶故也云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者案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又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是深衣為朝祭之次服也云庶人吉服深衣者深衣是諸服之下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知是庶人之吉服喪服有衰裳包貴賤上下無差亦明庶人吉服乃深衣也純謂縁之者解經中二個純字一是純袂二是純邊皆謂縁之也云縁袂謂其口也經言純袂恐口外更縁故云純袂則是縁其袂口也非是口外更有縁也故分明言之云縁緆也解經縁字讀為緆謂深衣下畔也故既夕禮云明衣縓綼緆鄭注云在幅曰綼在下曰緆今經云此緆則深衣之下縁也云縁邊衣裳之側者解經純邊也深衣外衿之邊有縁也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揜處其側亦有縁也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注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音義投壺壺器名以矢投其中射之類奉音捧芳勇反下及注皆同徐音如字下奉中同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注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為謙辭音義枉紆往反哨七笑反徐又以救反枉哨不正貌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也

樂賓音洛下同一讀下以樂音岳言投壺以樂有戶交反重直用反下及注同稅本亦作脫吐活反請七井反下文同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注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注不得命不以命見許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燕禮脫屨升坐之後主人請投壺於賓賓辭及許之事主人奉矢者謂於阼階之上西面奉持其矢知西面者以賓在西故知西面對賓也司射奉中者中謂受算之器投壺亦射之類故司射於西階上奉中北面也使人執壺者謂主人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也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唯云使人

不言官者以賤器之也某有枉矢哨壺者枉謂曲而不直也哨謂哨峻不正是主人謙遜之辭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者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己是某既受主人之賜矣主人又請投壺樂己是重以樂也注正義曰士則鹿中案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畧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貍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圜圈以盛算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案鄉射禮將射之時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

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為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知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者案燕禮取爼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屨升坐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為射以其詢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注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音義般步干反下同還音旋下同辟音避徐扶亦反注及下同

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注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疏正義曰此一經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賓再拜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送受矢也主人般還曰辟者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

者欲止賔之拜也於是賔及主人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賔主人作階上拜送者主人既授矢之後歸還阼階上北面拜送矢也賔般還曰辟者賔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賔乃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之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又以曰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賔言曰辟義亦通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賔就筵注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賔即席欲與偕進明為偶也賔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音義鄉許亮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賔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已拜受矢

者謂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矢也進即兩楹間退反位者主人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阼階之位揖賓就筵者主人於阼階之上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注正義曰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為偶而共投壺云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笴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注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

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算而立以請賓俟投音義度徒洛反注同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算悉亂反下皆同處昌慮反坐才卧反又如字下同邪似嗟反疏正義曰前經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度壺幷算之節司射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所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處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寬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

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反位者司射度壺既畢更還西階上位設中者司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東面執八算興者既設中之後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算注正義曰亦實至中西者此約鄉射文實八算於中今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實八算於中亦者亦鄉射也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注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

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為樂音義比毗志反頻也徐扶質反

注同勝飲上尺證反下於鳩反注及下同為于偽反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拾其劫反下文及注皆同技其綺反任而林反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樂音洛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順投為入者司射執八算起而告賓黨為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算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算也比投不釋者比頻也又賓主投壺法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己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算也勝飲不勝者又告云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也正爵既行者又說飲法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為正爵既行謂行爵竟也請為勝者立馬者此謂行正爵畢而為勝者立馬者則又取算以為馬表於勝數也必謂算為馬

者馬是威武之用為將帥所乘今投壺及射亦是習武而勝者自表堪為將帥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二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請主人亦如之者司射請賓之黨為每事並應曰諾竟而司射又請主人事事亦如賓而主人皆亦曰諾如賓也案鄉射司射請賓於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皆亦就賓主之前也注正義曰此經正爵謂罰爵故下別云三馬既備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以慶則慶馬勝算亦為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是正爵故下文云正爵既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正爵也案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此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注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音義貍吏持反間間厠之間注同大音泰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命弦者曰請奏貍首者謂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奏貍首之篇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也大師曰諾者大師應此司射曰諾諾承領之辭也注正義曰知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為重故特云命弦者云貍首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貍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者解所以間若一投壺者當聽之以為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須中間若一

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則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注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為右北為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音義更古衡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經論投壺之事中者釋算之儀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請拾投者拾更也司射又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拾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者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算於地也賓黨於右者右謂司射之前稍南

也主黨於左者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注正義曰已投者退各反其位者約鄉射禮射畢則各反其位則知投壺者畢亦各反其位辟後來也反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注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

其它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為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音義數色主反注同為純音全下及注同鄭注儀禮如字云純全也奇紀宜反下同遂以奇算告一本此句上更有有勝者司射五字誤鈞居旬反縮色六反直疏正義曰也其它音他勝與音餘下勝與同技其綺反　此一經明投壺算數之儀卒投者謂投壺卒也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算請曰賓主之黨卒竟投請數算二算為純一純以取者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别而取之一算為奇者一算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曰某賢於

某若干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賢謂勝者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若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注正義曰云如數射算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此數投壺之算如數射算云一純以取至其他如右獲此皆鄉射之禮文也一純以取實於左手謂就地上之算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於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為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者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算之法若數左算則異於右算謂總斂地之算實於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總為一委云其他如

右獲者謂所縱所橫如右獲也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注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音義觴失羊反或作觴同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注酌者亦酌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為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音義跪其委反奉芳勇反注奉觴同灌古亂反養羊尚反注同飲於鴆反下飲不勝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飲不勝之儀命酌曰請行觴者謂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

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酌者曰諾者謂勝黨之弟子曰諾受領許酌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解升酌坐奠於豐上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者謂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勝者跪曰敬養者勝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觴而養不能注正義曰云酌者勝黨之弟子者此鄉射禮文也案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是也周禮至射爵者此周禮典瑞文引之者證灌為飲也云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者以投壺射類故約鄉射而知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注飲不勝者畢司

射又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時也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音義直如字又持吏反為于偽反

正爵既行請徹馬注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算爵乃行音義去起呂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為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正爵既行者謂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之後司射乃請賓主請為勝者樹標立其馬也馬各直其算者直當也謂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所釋之算當中之西也一馬從二馬者投壺與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

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為榮以慶者一馬從二馬之後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言為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賓主皆曰諾者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者此明飲慶爵之後司射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行無算爵之事注正義曰云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者以投壺射禮觀之知亦三番而止案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算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釋算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算飲卒觶令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三者一黨不得三勝者觶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黨中不能三番得勝

故以一勝之馬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
得慶也云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飲不
勝之時賤其無能故偶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豐上則
鄉射禮所云者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授之故
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皇氏以為三番而止者謂三耦
投壺而止案鄉射禮每番皆三耦而止今云三耦投壺
而止非其義也

算多少視其坐注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為數也
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音義坐如字又才卧反注同籌室中五
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
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

其禮爇隨晏早之宜無常處音義籌直由反扶方于反下及注同鋪普烏反又芳夫反爇息列反處昌慮反筭長尺二寸注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握握素也音義長直亮反注同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尺半注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音義頸吉幷反又九領反徐其

聲反爲于僞反躍羊畧反圜音圓囷去倫反奇紀宜反滑乎八反

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注取其堅且重也舊説云矢大七分或以棘取其節

音義 柘止夜反木名毋音無下皆同去起吕反注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筭及矢長短多少幷言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意彼以正言也今録記者既陳上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算之多少視其坐者言算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亦人四算也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者籌矢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注正義曰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故知四矢也云春秋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文彼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唯泰山爾引之者證彼膚與此扶同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者既稱腹容斗五升又云三分益一者以斗五

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為二斗從整數計之云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為一升則一斗之積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也二斗之積為三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圜囷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者寸約之即於三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脩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圜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為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并前六十四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壺底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八十一則為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壺圜周二尺七寸有強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計據一斗之數必知然者壺徑九寸以

圜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壺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個八十一寸總為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寸四分寸之一餘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內但容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云圜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壺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壺高五重則五個六十四寸總為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寸不盡是壺底計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之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算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圜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望合恐非鄭意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注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謂魯薛者禮哀乖異不知孰是也憮敖慢也偝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浮或作匏或作符踰或為遥音義憮好吾反下同敖也敖五報反舊五羔反下同敖慢也偝音佩徐符代反舊又蒲來反浮縛謀反罰也穉

直吏反為于偽反鄉許亮反據本又作處同音据皃薄交反疏正義曰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録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與薛有當時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毋憮毋敖者憮亦敖也號令弟子云毋得憮而敖慢也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者毋偝立謂不正面前毋得踰言謂遠相談話若偝立踰言有常刑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薛令弟子辭曰若如是偝立踰言者則有浮罰之爵薛令弟子異於魯者其魯令弟子則稱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則總稱若是者浮浮亦罰也其言辭詳畧雖異其意則同注正義曰引晏子春秋者證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罰也

鼓○□○○□□○□○○□半○□○□○○○□

□○□○魯鼓○□○○○□□○□○□□○□

○○□□○半○□○○○□□○薛鼓注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音義圜音圓鼙薄迷反鄭呼為鼙也其聲下其音榻榻然榻音呼臘反□方鼓鄭呼為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鏜音吐郎反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注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為樂者此皆與於投壺音義長丁丈反注同冠古亂反與音

預

魯鼓○□○○□□○○半○□○○□○○○○

□○□○薛鼓○□○○○□○□○□○○○□

○□○○□○半○□○□○○○○□○注此二者

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疏注正義曰注云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者以鼓節有圜點有方點故以為圜者擊鼙方者擊鼓若頻有圜點則頻擊鼙聲每一圜點則一擊鼙聲若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但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射謂燕射者以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又投壺在室在堂是樂禮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經云司射庭長衆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為司正在庭中立於觶南北面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

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云樂人國子能為樂者以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為樂者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瞭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故知非作樂瞽人也案國子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今來觀樂士大夫投壺者以國之俊選皆在學習樂共士子來觀投壺非謂一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也云此皆與於投壺者鄭恐但來觀其禮不觀投壺經既云屬賓黨主黨則是入賓主之朋故云與於投壺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八

禮記注疏卷五十八考證

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臣召南按經言二十五月實則二十七月故前篇間傳孔疏曰中月而禫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即据鄭注士虞禮之文也

然則何以至期也注謂為人後者父在為母也疏今檢尋經意云云○按此疏直謂注非經意是也

焉使倍之注下焉猶然○陳澔曰焉語辭猶云所以也

臣召南按音義一云發聲也此說為是若如陳說則下節焉使勿及也不可通矣

深衣續衽鉤邊注○楊復曰深衣制度惟此節難考鄭注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注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意盖言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所謂屬衽者指在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

之前後也又衣圖曰既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著以合縫者為續衽覆縫為鉤邊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陳櫟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濶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

善衣之次也注善衣朝祭之服也○陳祥道曰虞夏商周養老皆以燕服又周大夫士之於私朝朝元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則深衣在虞為燕服在周

以為夕與喪服以至大夫士庶人皆服焉此所謂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蓋文事則有冕弁服武事則有韋弁服而深衣次之先儒以善衣為朝祭之服蓋舉一端明之也然則深衣所以異於餘衣者餘衣上衣下裳而不相連深衣則衣裳連矣餘服前三後四深衣則十二幅矣餘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一焉由帶以下四尺五寸深衣之帶則當無骨者矣又曰深衣與長中

同制異飾蓋以其衣裳邃焉故謂之深衣以其袪褏長焉故謂之長衣以其有表而在中焉故謂之中衣

投壺司射奉中注士則鹿中也疏按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臣召南按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注云國中燕射也皮樹獸名於郊大射也閭獸名如驢一角於竟謂與隣國君射也然則諸侯之中隨事而異大夫與士則惟用兕與鹿耳

算多少視其坐疏以儀禮凖之此亦正篇之意○臣召南按文義當云此亦正篇之記盖儀禮十七篇於禮之正文後說零星事為記如聘禮記覲禮記之類此經自算多少以下即投壺禮正篇之記也記字訛意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云云○王氏曰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與上文辭令弟子若是者浮相屬陳澔從其說移此一節於鼓字之上

禮記注疏卷五十八考證

禮記注疏卷五十九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儒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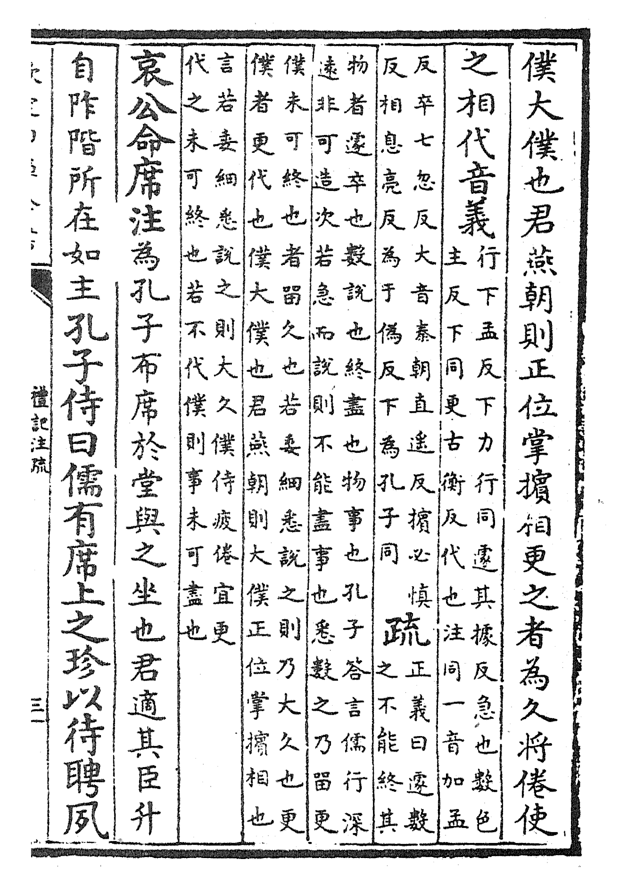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注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為儒服而問之音義服與音餘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

知儒服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襌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襌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音義少詩照反注同衣於既反注所衣也衣少所居同逢掖上如字下音亦長丁丈反注同冠章古亂反注而冠焉冠長所居同章甫殷冠也單衣本亦作襌音丹袪去居反疏正義曰魯哀公問於孔子者言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之事記者錄之以為儒行之篇孔子説儒凡十七條其從上以來至下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包上十五條賢人儒也其

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也今此一節明哀公至孔子之家見孔子衣服之異疑其儒服遂問儒行為孔子命席方說儒行之事也君子之學也博者言徧知古今之事也其服也鄉者其冠服須衣所居之鄉也丘不知儒服者不知猶不識也言我所服但衣其鄉之服不知儒服言此者譏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故以此言非之注正義曰謂逢猶盛大之貌詩云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是蓬為盛大之貌也云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者掖謂肘掖之所寬大故云大袂禪衣也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裡不禪也孔子若依尋常侈袂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與于士大夫常服故問之云非哀公意不在於儒者今若在儒孔子新來則應問以儒行今乃問其服是意欲侮戲夫子故下文云不敢以儒為戲明此時意以為戲也云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者庶人無朝祭之事故知禪衣袂二尺二寸云

袂尺二寸者玉藻文言深衣之制如此今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為逢掖也則此大袂深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言夫子生於魯長於宋魯有大袂禪衣宋有章甫之冠故知大袂之衣是少所居之服也章甫之冠是長所居之冠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木金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立為制法之主故孔子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祇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注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


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為久將倦使之相代音義行下孟反下力行同遽其據反急也數色主反下同更古衡反代也注同一音加孟反卒七忽反大音泰朝直遙反擯必慎反相息亮反為于偽反下為孔子同疏正義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者遽卒也數説也終盡也物事也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而説則不能盡事也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者留久也若委細悉説之則乃大久也更僕者更代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也言若委細悉説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若不代僕則事未可盡也

哀公命席注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

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
如此者注席陳也珍善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
聘召懷忠信之德以待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音義强居
兩反又如字下同 疏正義曰哀公命席者哀公既聞孔子所答
稱儒行不敢造次而盡故命掌筵者為夫
子布席也故注云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
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者此一經明孔子侍坐
於哀公說儒行脩立已身終始之事儒有席上之珍以
待聘者席猶鋪陳也珍謂美善之道言儒能鋪陳上古
堯舜美善之道以待君上聘召也盧云儒是侍坐席之
珍可重也此經論儒者自學脩飾立身之事不應直云
席上之珍可重故鄭不從也力行以待取者言已脩身
勵力行之擬待進取榮位也其自立有如此者謂自脩

立己身有如此行在上之諸事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注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偽言之不愊怛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音義慢音慢易以豉反下險易同粥徐本作鬻章六反卑謙貌一音羊六反愊普力反一音逼謂愊怛也怛丹達反驚怛也本或作恨者非

疏正義曰儒有衣冠中者此明儒者容貌之事儒有衣冠中者中間言儒者所服衣冠在尋常人之中間不嚴厲自異也動作慎者謂舉動興作恆謹慎也其大讓如慢謂有人以大物與己己之讓此大物之時辭貌寬緩如傲慢然小讓如偽者

言讓其小物如似詐偽亦謂寬緩不急切也言儒不以利動也大則如威者言有大事之時形貌則如似有所畏懼也小則如愧者言行小事之時則如似有所慚愧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粥粥若無能也者粥粥是柔弱專愚之貌言形貌粥粥然如無所能也注正義曰中中間者言儒者衣冠在常人中中間則孔子逢掖之衣是也云如慢如偽言之不愊怛也者愊怛謂急促之意言語之時不愊怛切急如似慢然如似偽然庾氏云讓大物不受拒於人如似傲慢讓小物之時初讓後受如似偽然與注意不合非鄭旨也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注齊難齊莊可畏

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鬬訟音義齊側皆反注同難乃旦反注同行皇如字舊下孟反夏戶嫁反為于偽反處昌慮反遠于萬反

疏正義曰儒有居處齊難者此明儒者先以善道豫防備患難之事居處齊難者凡所居處容貌齊莊可畏難也貌既如此人則無由慢之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塗路也君子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己也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者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冬日暖處則膃夏日陰處則涼此並為世人所競唯儒者讓而不爭也故注云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鬬訟也愛其死以有待也者非解不爭也言愛死以待明時養其身以有為也者言養身為行道德也其備豫有如此者言儒者先行善道豫防患難有如此在上諸事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注祈猶求也立義以為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為貨音義積子賜反又如字易以豉反又如字畜許六反見賢遍反近附近之近下可近同疏正義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者此解經明儒者懷忠信仁義之事也言儒懷忠信仁義以與人交不貪金玉利禄以為人競人則親而近之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者言儒者不祈土地之富

以義自居故云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者積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為富不求財積以利其身也難得而易祿也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者無義則去是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者非時謂非明時則不見是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者君有義而與之合無義則去是難畜也其近人有如此者言儒者親近於人有如此在上之諸事也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注淹謂浸漬之

刦刦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為繼音義淹於藨反樂五孝反又音岳好呼報反刦居業反沮在呂反注同鷙與摯同音至攫俱縛反一音九𢺰反搏音博程音呈斷音短直卯反絕也又丁亂反注同浸子鴆反漬才賜反脅許刦反恐曲勇反怖普路反省所景反量音亮又音良下同更居孟反疏儒正義曰此明儒者之行有

異於衆挺特而立不與同羣之事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者言儒者之行人或委聚之以貨財謂多以貨財委之淹之以樂好謂他人淹漬之以愛樂華好之事言以愛樂玩好浸漬之也見利不虧其義者謂儒者執持操行雖見貨財樂好之利不虧損己之義事苟且而愛也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者謂他人劫脅以軍衆沮恐之以兵刃也見死不更其守者言儒者雖見劫見沮以致於死終不更改其所守之志而苟從之免死也鷙蟲攫搏不程勇者言儒者若逢鷙猛之蟲則身往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以否遇即行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言引重鼎不豫前商量己力堪引以否言見則引之此攫搏引鼎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為儒者孔子此言雖託儒為事其實自述也若春秋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優儒是也案定十年公與齊侯會於夾谷之地於時孔子為都禮之事齊人欲劫辱魯君孔子使人拒之而

又齊人之樂俳優及侏儒者於魯幕下弄魯君孔子命誅之斷其手足異門而出齊侯不敢輕魯還汶陽之田及所侵之地並歸於魯是夫子之功儒者亦有勇不避艱難引之者言儒者有勇往者不悔者言儒者有往過之事雖有敗負不如其意亦不追悔也來者不豫者謂將來之事其所未見亦不豫前防備言已往及未來平行自若也過言不再者再更也言儒者有愆過之言不更為之流言不極者極謂窮極若聞流傳之言不窮其根本所從出處也言儒者識慮深遠聞之則解故不窮極其所出也不斷其威者斷絕也言儒者不斃絕其威嚴容止常可畏也不習其謀者逢事則謀不豫習也其特立有如此者言餘人不能唯儒者獨能特立有如此之行也注正義曰淹謂浸漬之者言樂好之事民之所嗜易以溺人云淹之樂好故知淹為浸漬也云沮謂恐怖之也以沮為敗壞於人是恐怖之也俗本沮或為阻字謂阻難之事云鷙蟲猛鳥猛獸也者蟲是鳥獸通名

故為猛鳥猛獸云字從鳥鷙省聲也者言鷙蟲既是猛鳥猛獸但獸摯從執下著手鳥鷙從執下著鳥今一鷙包而義以獸鷙從鳥故云省也執下著鳥執下著手俱是鷙聲故云聲也但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云雖有負者後不悔也者身行往過之事雖有負敗不追悔也云平行自若者若如也言雖有敗負及未見之事不恥愧憂慮但平常而行志意自如也云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者口及則言謂口及其事則言論謀度之不豫前備其言說而順從所謀之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注淫謂傾邪也恣滋味為溽

溽之言欲也音義溽音辱數所具反毅魚既反邪似嗟反疏正義曰此明儒有剛毅之事居處不淫者淫謂傾邪也言儒者性既剛毅故居處不傾邪也飲食不溽者溽之言欲也即濃厚也言儒性既剛儉故飲食常質不濃厚也其剛毅有如此者言儒者其剛強嚴毅有如此諸事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注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音義冑直又反櫓音魯戴音戴本亦作戴鎧開代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小楯時準反又音允徐辭尹反疏正義曰此明儒者自立之事也忠信以為甲冑注云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楯也大楯也甲冑干櫓所以禦其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亦禦其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

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威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者更改也不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雖與前自立文同其意異於上也其自立有如此者初第一儒言自立者謂強學力行而自脩立也此經自立者謂獨懷仁義忠信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注言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篳門荊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

食也上答之謂君應用其言音義堵音覩方丈為堵篳徐音畢杜預云柴門也圭窬徐音豆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三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音臾左傳作竇杜預云圭竇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形也蓬步紅反蓬戶以蓬為戶也甕烏貢反牖音酉以甕為牖弁必政反注同日而一反諂本又作謟勑撿反穿音川應應對之應疏正義曰此明儒者仕官能自執其操也儒有一畝之宮者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為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為宅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宮謂牆垣也環堵之室者環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篳門圭窬篳門謂以荊竹織門也杜氏云柴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故云圭窬說文云穿木為戶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蓬戶甕牖者蓬戶謂編蓬為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甕牖者謂牖牕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為牖易衣而出者王云更相衣而後可以

出如王之意是合家共一衣故言出更著之也弁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弁得一日之食故注云二日用一日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者上君也答之謂已有言語君應答而用之不敢以疑謂已決竭心力不敢疑貳於君也亦謂雖被信任用不敢猜疑於君上也言儒者仕官盡忠上不答不敢以諂者已有言語而君不用及不見使則已宜靜默不敢諂媚求進也注正義曰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者以經云其仕有如此者是仕官之人今乃篳門圭窬仕為小官儒有大德而仕小官故知貧窮屈道也云五版為堵五堵為雉者定十二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堵之大小高一丈長三丈為雉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

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注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為身音義稽古奚反注同楷苦駭反法式也援音袁注下同推昌誰反注同說仕咸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信依注為伸音申思息嗣反疏正義曰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憂及於人之事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者言儒與今世小人共居住與古人之君子意合同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者楷法式也言儒者行事以為後世楷模法式適弗逢世者適之也謂己之生於澆薄之時不逢明

世也上弗援者援引也取也既不逢明時又不爲君上之所引取也下弗推者下謂民人也謂進舉也言身在下不遇之時又不爲民下所薦舉也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危謂毀害也既不爲君所引又不爲民所薦唯有讒諂之民其羣黨連比共危亡己者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者言身乃可危而心志不可變奪也故論語云守死善道是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者起居猶舉動也竟終也信讀爲伸雖比黨之民共危已而行事舉動猶能終伸我已之志操不變易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者猶圖也身雖不遇其世所圖謀不忘百姓之所憂病也言常念之也其憂思有如此者謂儒者身雖不遇猶能憂思於人有如在上之事也注正義曰此是信字義當如舒伸之伸但古之字皆假借此信字以爲屈伸之伸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

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注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法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音義行下孟反上時掌反又如字注同裕羊樹反去起呂反遠于萬反又如字疏正義曰此明儒有寬裕之事博學而不窮者謂廣博學問而不窮止篤行而不倦者篤猶純也又有純壹之行而行之不疲倦也幽居而不淫者幽居謂未仕獨處也淫謂傾邪也君子雖復隱處常自

脩整不傾邪也上通而不困者上通謂身得通達於君有道德被用也不困謂既在其位必行其正使德位相稱不為困獘不足也以儒德之倫也禮之以和為貴者禮以禮別為理人用之嘗患於貴賤有隔尊卑不親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故云以和為貴也忠信之美者見人有忠信則已美之優游之法者優柔者和柔也見人和軟則已法之慕賢而容衆者以見賢思齊是慕賢也汎愛一切是容衆也毀方而瓦合者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鋩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言儒者身雖方正毀屈已之方正下同凡衆如破去圭角與瓦器相合也注正義曰不窮不止也者恐為困窮故云不止謂不窮已云幽居謂獨處時也者既未仕對已仕者為獨處也云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者圭角謂圭之鋒鋩有楞角言儒者身恒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下與衆人小合儒者不與衆人大合亦於細碎小事而相合也

則大義之事不皆合也云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者言儒者必須瓦合為屈己同凡亦是君子為道不遠離於人與常人小合若破圭角與瓦之相合故云不遠人也皇氏云毀己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義亦通也

儒有内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注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為賢臣成之音義辟音避下同怨於元反又於願反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以達之連下為句　疏正義曰此明儒者舉賢能之事儒有内稱不辟親者稱舉也不辟親舉人以理若祁奚舉子祁午是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者若祁奚舉讎人解狐也案襄三年左傳云祁奚請老致仕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

可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但審知其賢故不辟也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絶句皇氏以達之連下為句言儒者欲舉人之時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事堪可乃推而進達之不妄舉人也不望其報者言雖進達賢人於君不求望其報也君得其志茍利國家不求富貴者君得其志者謂君任此儒者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皆成此儒者推賢達士無所求為唯茍在利益國家不於身上自求富貴也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言儒者進達引能有如此在上諸事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注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己則待之乃

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遠也音義難乃旦反舉如字徐音據疏正義曰此明儒者舉任同類之屬前經舉賢援能謂疏遠者此經任舉謂親近者也爵位相先也者相先謂相讓言儒者見爵位之事必先相推讓於朋友也患難相死也儒者有患難相為致死也久相待也者謂朋友久在下位不升己則待之而乃進也遠相致也者謂已得明君而仕朋友在小國不同得志則遠相招致共仕明君也其仕舉有如此者謂朋友更相委任舉薦有如此在上諸事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

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
者注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
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為之疾
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不臨深而為高
臨衆不以已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為多謀事不以
已少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
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已志也音義澡音早静如字徐本作静
音爭麤本又作麄七奴反翹祁饒反治直吏反注同沮
徐在呂反注同行下孟反注及下注同又如字脫並吐

外反妬丁路反壞
乎怪反又音怪

疏

正義曰此明儒者殊異於人特立獨行之事澡身而浴德者澡身謂能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陳言而伏者謂陳設其言而伏聽君命也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上弗知也謂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所不知麤而翹者麤疏也翹起發也言儒者事君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既不知當伺候君上顏色因緣有事微疏而起發之令君上得知也又不急為也者謂起發之時不急速而為之也不臨深而為高者地既高矣不臨此眾人深下之處更增高大猶言不臨此眾人卑賤處而自尊顯也又臨眾人不以已位高尊而自振貴言儒者卑以自牧不加少而為多者謂已有謀事少勝不加增少勝自以為多以矜大也世治不輕者世治之時雖與羣賢並處不自輕也言常自重愛也世亂不沮者沮猶廢壞也言世亂之時道雖不行亦不沮壞已之本志也同弗與者言儒之仕彼位雖與齊同

者行不是善則不與之相親合也異弗非也謂彼人與已之疏異所為是善則不非毀之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言獨能特立獨有此行如此所云之事也前第五儒既明特立此又云特立獨行者前云特立但明一身勇武不論行之所為此經所云非但身所特立又獨有此行為獨行故更言特立也注正義曰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者釋經文上不知也云則覵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者釋經麤而翹之也云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為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者釋經又不急為也若納已言速疾則彼衆人所怪妬所由生也云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者言凡人之情見衆人無知已之獨賢則盡心用力若衆人皆賢或自替廢儒者不以如此恆自重愛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

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注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博學以知服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音義近附近之近砥音脂又音旨厲力世反分如字錙側其反說文云六銖也銖音殊說文云權分十黍之重賢知音智疏正義曰此明儒者志操規爲之事上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下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慎靜而尚寬者既慎而靜所尚寬綽也強毅以與人者若有人與己辨言行而彼人道不正則己不苟屈從之是用剛毅以與人也博學以知服者謂廣博學問

猶知服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已之博學淩夸前賢也近文章砥厲廉隅者言儒者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已廉隅也雖分國如錙銖者言君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不貴重也不臣不仕者謂不與人為臣不求仕官但自規度所為之事而行故云其規為有如此者也注正義曰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茍屈以爭言行而彼人為道不正已則不茍且屈撓以順從之順之也者解經強毅以與人之事謂彼人來至與已辨云不用已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者解經博學以知服謂不用已之所知勝於先世賢知者之所言服從之也云八兩曰錙者案算法十黍為參十參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錙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

友有如此者注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音義並如字又步項反本亦作竝樂音洛又音岳下戶嫁反厭於豔反行皇音衡又下孟反本方絕句立義絕句志行下孟反下注儒行同謗補浪反疏正義曰此朋儒者與人交友之事合志同方者方猶法也言儒者與交友合齊志意而同於法則也營道同術者謂經營道藝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也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也並立則樂者謂與知友並齊而立俱同仕官則歡樂也相下不厭者謂遞相卑下不厭賤也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者雖有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譖毀朋友則已不信其言也其行本方立義者庾氏言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也同而進不同而退者謂朋友所為與己同則進而從之若不與己同則退而避之其交友有如此者言其結交為朋

友有如此在上諸事也自此以上凡有十五儒所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此上經云不臣不仕第一儒云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則有仕官之志也第十儒云寬裕第六儒云剛毅與寬裕亦別也第三儒云愛其死養其身備豫禍患第五儒云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亦不同也如此儒之乖違上下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如此不同者言儒包百行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當其剛毅之節則守死不移論其營養之道則寬而容衆逢有道之世則進而事君遇無道之時則退而不仕且賢有優劣儒有大小大儒則理包百行小儒則或偏守一邊所以尚書臯陶九德不一德多則為天子諸侯德少則為大夫鄉士苟達於此儒行亦然雖或不同無所怪也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

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注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己假仁以為說仁聖之次也音義孫音遜接似輒反又如字分方云反徐扶問反施始豉反作音尺疏正義曰此明聖人之儒兼上十五儒之行亦是孔子嫌其斥己假言仁者之儒以說之温良者仁之本也者言温良之性是仁之儒行之本言仁者之儒先從温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者亦言仁者之儒以敬慎為地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之儒亦居止敬慎故云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也者言儒者之動作必以寬裕故云

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言孫辭接物是仁儒之技能禮節者仁之貌也言禮儀撙節是仁儒之外貌言談者仁之文也言語談說是仁儒之文章也歌樂者仁之和也言歌舞喜樂是仁儒之和悅也分散者仁之施也言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儒之恩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言儒者既兼有此行猶尚遜讓不敢自謂已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尊謂恭敬讓謂卑讓謂尊敬於物卑讓於人有此之行也此謂聖人之儒但聖人理極不可為名言仁亞於聖故假仁以論聖人之儒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注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歡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

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充或為統閔或為文音義隕于敏反穫本又作獲同戶郭反注同詘求勿反注同徐音丘勿反慁胡困反注同累力偽反注同一音力追反長丁丈反閔本亦作愍武謹反不為于偽反令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注妄之言無也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為儒而以儒靳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詬病猶恥辱也音義命儒命名也妄鄭音亡亡無也王忘尚反虛妄也詬徐音遘又呼候反靳居覲反杜預云戲而相媿為靳也孔子至舍哀公館之閒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注儒行

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沒世不敢以儒為戲當時服音義行加下孟反注同疏正義曰此明孔子自言己之儒所行

如此故繫於諸儒之末也不隕穫於貧賤者隕穫是困迫失志之貌言己雖遇貧賤不隕穫失志也不充詘於富貴者充詘是歡喜失節之貌言雖得富貴不歡喜失節不慁君王者慁辱也言不見慁辱於君王而違道也不累長上者累猶繫也長上謂鄉大夫言不以累繫於長上而失志也不閔有司者閔病也有司謂羣吏言儒者不以困病於有司而失常謂不以羣吏所困迫令衆人之命儒也妄常者此一節明孔子說儒既畢遂言今世賤儒以譏哀公也命名也妄無也言今世衆人名之為儒者無復常人遭人則謂之為儒以儒相詬病者詬

病猶恥辱也言今世以命之為儒是相恥辱時世如此故哀公輕儒也孔子至舍者此經明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家哀公就而館之閒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言加信行加義者是記所録也終没吾世不敢以儒為戲者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録之注正義曰閔病也釋詁文云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者言天子諸侯解經君王也云卿大夫解經長上也羣吏解經有司也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在魯哀公不用在齊犂鉏所毀入楚子西所譖適晉趙鞅欲害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畏匡戹陳則身被辱累多矣鄭以其如此故釋云不以恩累閔病而違道云孔子自謂也鄭知者以此一儒在衆儒之末聖人儒後特更說此一條事與孔子相會故知孔子自謂也而以儒斬故相戲者魯莊公十一年宋人戰於乘丘長萬為魯所獲宋人請之魯人歸之宋公靳之長萬宋大夫也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長萬病之後弑閔公杜云戲而相愧曰靳儒行

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以傳文無館事故鄭稱蓋以疑之也云不敢以儒為戲當時服者以哀公終竟不能用孔子故孔子卒哀公誄之傳云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是終竟輕儒此云不敢以儒為戲是當時蹔服非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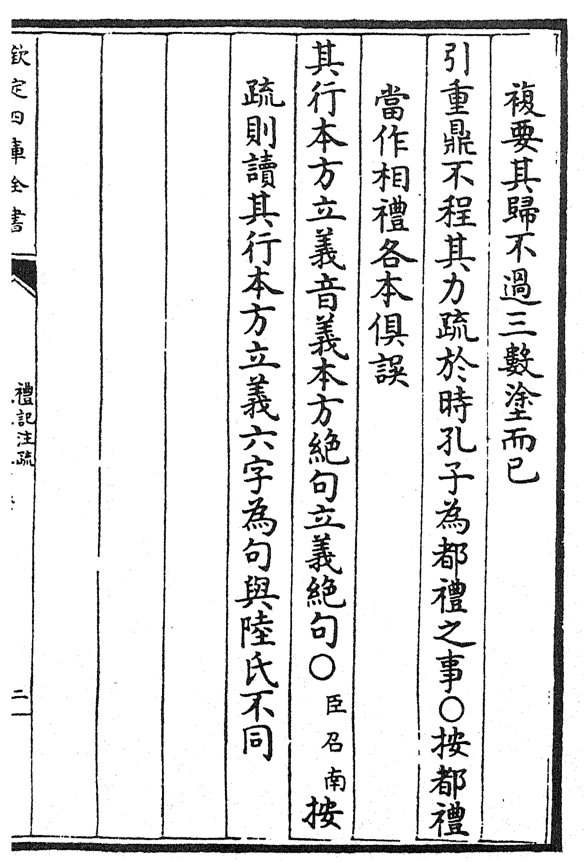
禮記注疏卷五十九

禮記注疏卷五十九考證

儒行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疏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立為制法之主故孔子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臣召南按為下不倍人臣之大義孔子每事言從周而冠用章甫必周制冠服得用其鄉之所尚故下文曰其服也鄉非違制而創為此驚世駭俗之舉也疏言立為制法之主可謂大謬且以章甫為殷冠据郊特牲毋追章甫委貌之文

耳然論語公西華言宗廟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注謂端元端章甫禮冠則端章甫猶之左傳所云端委也公西華並非宋人而所言者又朝廟贊相之事倘係殷制其可以周官冠殷世之冠以贊相當代之大禮乎哉儒行原屬後儒所記疏又以緯書附會之尤不可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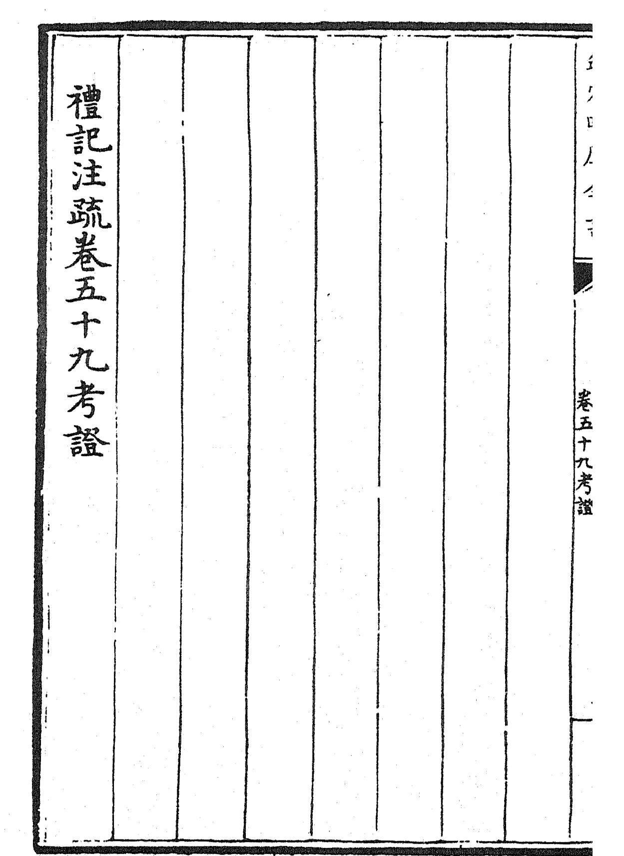
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宋儒謂儒行非孔子之言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而旨意重



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

引重鼎不程其力疏於時孔子為都禮之事○按都禮當作相禮各本俱誤

其行本方立義音義本方絶句立義絶句○臣召南按疏則讀其行本方立義六字為句與陸氏不同


禮記注疏卷五十九考證

謹案卷五十八第三頁後五行疏駟馬駿疾空隙狹小以駿疾而過狹小刋本監本毛本駿訛峻據宋本改

第八頁後八行注言可苦衣而易有也刋本苦訛若第十一頁前七行疏同並據毛本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疏深衣是諸服之下諸本服訛侯據宋本改

第十二頁後六行疏西面奉持其矢諸本持訛挂

據宋本改

第十七頁前八行疏故須中間若一也刋本須訛

頌今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音義技其綺反刋本綺訛待據

釋文改

第二十頁後八行當中之西也刋本當訛東今改

卷五十九第五頁後七行疏定儒懐忠信仁義上

刋本監本毛本複衍儒有不寳金玉而忠信以

為寶者十三字據宋本删

後八行言儒者不祈土地之富諸本不字地字脫

富訛福據宋本增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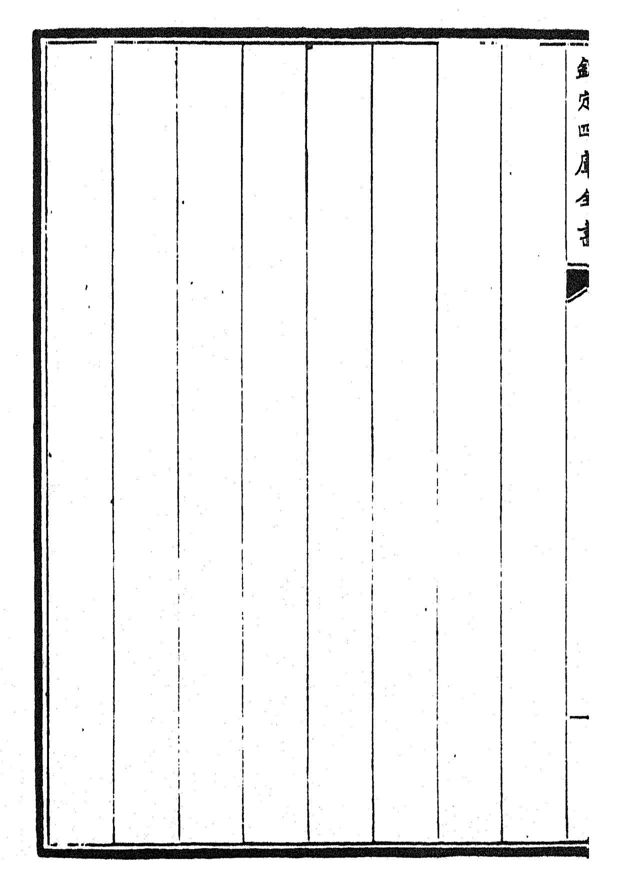
第八頁後四行戴仁而行古本戴作載

第十二頁後一行疏為㞕巳同凡刋本凡訛瓦今

改

第十八頁前七行注歡喜失節之貌刋本歡訛欲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楊星乙

謄録監生臣徐　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六十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注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音義大舊

音泰劉直帶反近附近之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注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音義其知如字徐音智下致知同致知在格物注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為至音義格古百反好呼報反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注壹是專行是也音義治國治並直吏反下同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注謙讀為慊慊

之言厭也厭讀為黶黶閉藏貌也音義毋音無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臭昌救反好好上呼報反下如字謙依注讀為慊徐苦簟反閑音閑厭讀為黶烏斬反又烏簟反揜於檢反著張慮反注同肺芳廢反肝音干言厭於琰反一音於涉反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注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音義胖步丹反注及下同見賢遍反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

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注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音義淇音其澳本亦作奧於六反本又作隩一音烏報反菉音綠猗於宜反斐芳尾反一音匪文章貌磋七何反琢丁角反摩本亦作磨末何反爾雅云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僩下板反又胡板反赫許百反喧本亦作咺況晚反諠許袁反詩作諼或作喧音同恂依注音峻思俊反一音思旬反慄利悲反澳於六反隈烏回反

詩

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注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音義於音烏下於緝熙同戲好胡反徐范音義樂其樂並音岳又音洛注同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注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諟或為題音義誥古報反大音泰顧諟上音故本又作頋同下音是峻徐音俊又私俊反題徐徙兮反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

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注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音義盤步干反銘徐音冥亡丁反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黄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注於止言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音義畿音祈又音幾音同緡蠻音緜一音亡巾反毛詩作緜傳云緜蠻小鳥貌

岑仕金反蔚音鬱又音尉安閒音閑止處齒渚反樂土音洛焉放處反得知音智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注緝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音義緝七入反熙許其反

疏正義曰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在於親民在止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道也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此其一也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是其二也在止於至善者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此其三也言大學之道在於此三事矣知止而后有定者更覆說至於至善之事既知止於至善而後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定而后能靜者心定無欲故能

靜不躁求也靜而后能安者以靜故情性安和也安而
后能慮者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慮而后能得者既
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者若於
事得宜而天下萬物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
知所先後者既能如此天下百事萬物皆識知其先後
也則近道矣者若能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
善覆說止善之事既畢故此經明明德之理先治其國
者此以積學能為明德盛極之事以漸到今本其初故
言欲章明己之明德使徧於天下者先須能治其國欲
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言若欲
齊家先須脩身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言若欲脩身
先必正其心也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者總包萬慮謂
之心為情所意念謂之意若欲正其心使無傾邪必須
先至誠在於意念也若能誠實其意則心不傾邪也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

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習學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也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知至而后意誠既能知至則意念精誠也意誠而后心正者意能精誠故能心正也國治而后天下平者則上明明德於天下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也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者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脩身為本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今此獨云脩身為本者細別雖異其大略皆是脩身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亂謂身不脩也末治謂國家治也言已

身既不脩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末治否矣之事也譬若與人交接應須敦厚以加於人今所厚之處乃以輕薄謂以輕薄待彼人也其所薄者厚謂已既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重報已未有此事也言已以厚施人人亦厚以報已也若已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已言事厚之與薄皆以身為本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本謂身也既以身為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所謂誠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慎其獨也毋自欺也言欲精誠其意無自欺誑於身言已身必須誠實也如惡惡臭者謂臭穢之氣謂見此惡事人嫌惡之如人嫌臭穢之氣心實嫌之口不可道矣如好好色者謂見此善事而愛好之如似人好色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誠其意者見彼好事惡事當須實好惡之不言而自見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

心實不好惡也皆須誠實矣此之謂自謙者謙讀如慊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謂小人獨居無所不為見君子而後乃厭然閉藏其不善之事宣著所行善事也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小人為惡外人視之昭然明察矣如見肺肝雖暫時揜藏言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者言此小人既懐誠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可揜藏曾子曰十目所視者此經明君子脩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言所指視者衆也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其嚴乎者既視者及指者皆衆其所畏敬可嚴憚乎富潤屋德潤身者言此二句為喻也言家若富則能潤其屋有金玉又華飾見於外也德潤身者謂德能霑潤其身使身有光榮見於外也心廣體胖者言内心寛廣則外體胖大言為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故君子必誠其意者

以有內見於外必須精誠其意在內心不可虛也詩云瞻彼淇奧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瞻彼淇澳菉竹猗猗者此詩衛風淇澳之篇衛人美武公之德也澳隈也菉王芻也竹萹竹也視彼淇水之隈曲之內生此菉之與竹猗猗然而茂盛以淇水浸潤故也言視彼衛朝之內上有武公之身道德茂盛亦本康叔之餘烈故也引之者證誠意之道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威矣如切如磋者如骨之切如角之磋又能自脩也如琢如磨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又瑟然顏色矜莊僩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諠忘也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者謂自脩飾矣言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亦謂詩本文互而相

道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者恂讀為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謂善稱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論道武公盛德至極美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之篇也美武王之詩於戲猶言嗚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嘆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言後世貴重之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也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世卑賤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其所樂謂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利其利者能利益其人之所利民為利者前王亦利益之言前王施為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之所樂利之事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此以沒世不忘也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德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

記之意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德與尚書異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大甲云爾為君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帝典曰克明峻德者帝典謂堯典之篇峻大也尚書之意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明大德也皆自明也此經所云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為戒必於沐浴之盤者戒之甚也苟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脩德無已也康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為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為新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此大雅文王之篇其詩之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

命唯為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無處不用其心盡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無餘行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上云大學之道止於至善此商頌玄鳥之篇言殷之邦畿方千里唯人所居止此記斷章喻其民人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者此詩小雅緡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得其所止以言微小之臣依託大臣亦得其所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者孔子見其詩文而論之云是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則知人亦擇禮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豈可以人不擇止處不如鳥乎言不可不如鳥也故論語云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是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

詩緝熙謂光明也止辭也詩之本意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緝熙言嗚呼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注正義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為慊慊不滿之貌故又讀為厭厭自安靜也云厭讀為黶黶為黑色如為閉藏貌也諠忘也釋訓文也云道猶言也謂經中道盛德至善恐為道德之道故云道猶言也云恂字或作峻讀為嚴峻之峻者以經之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為嚴峻之峻詩箋云還為恂也此記為赫兮喧兮詩經云赫兮咺兮本不同也云以其意誠而德著也以武公用意精誠德著於人人不忘也以經廣明誠意之事故鄭云意誠而德著也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岑謂巖險蔚謂草木薈蔚言鳥之所止必擇靜密之處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音義訟似用反毋音無誕音但此謂知本注本謂誠其意也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注懥怒貌也或作懫或作疐音義忿弗粉反懥勑值反范音稚徐丁四反又音勁恐丘勇反好呼報反下故好而

知同樂徐五孝反一音岳懥音致疐音致又得計反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注之適也辟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人

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音義辟音譬下及注同謂譬喻也賤惡烏路反下惡而知同敖五報反情徒卧反其惡惡上如字下烏路反鮮仙善反注同諺魚變反俗語也度徒洛反與音余下薄與同行下孟反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注養子者推心為之而中於赤子之耆欲也音義弟音悌長丁丈反下長長弟注同中丁仲反注同耆時志反一家仁一國興

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注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戾或為吝僨或為犇音義戾力計反賁徐音奮本又作僨注同覆芳福反濟子禮反犇音奔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音義好呼報反注同行下孟反或如字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

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注有於己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注夭夭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音義夭於驕反蓁音臻忒他得反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偝棄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當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偝矩或作巨音義弟音悌倍音佩注同絜音結拒之音矩本亦作矩偝棄音佩本亦作倍下同挈苦結反巨音拒本亦作拒其呂反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注絜矩之道善持

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音義惡烏路反下皆同毋音無下同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注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音義只音紙好好皆呼報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為政者在下之民俱視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天下共誅之矣音義節前切反又音如字巖五銜反辟匹亦反又必益反與僻同僇力竹

反與殺同注同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注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為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大

命持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音義喪息浪反峻恤俊反易以豉反注同爭爭鬭之爭施如字悖布內反下同上時掌反藏才浪反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注于於也天命不于常言不專祐一家也音義祐音又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注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音義射食亦反又食夜反父音甫舅犯曰亡人無

以爲寳仁親以爲寳注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音義辟音避驪九宜反本又作麗亦作孋同翟音狄顯許遍反爲之于僞反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

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注秦誓周書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羣臣故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士也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曰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娼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寔或作是音義个古賀反尚書作介音界此所引與尚書文小異斷丁亂反技其綺反下及注同休休許糾反尚書傳曰樂善也鄭注休休云寬容貌何休注公羊云美大之貌好呼報

反啬音試詩豉反媢莫報反尚書作冒音同謂覆蔽也惡烏路反下能惡人同俾本又作卑必爾反敗必邁反殺戶交反樂音岳又音洛妬丁路反拂戾上扶弗反下力計反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注放去惡人媢疾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音義迸比孟反又逼諍反諍音爭鬬之爭皇云迸猶屏也去丘呂反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注命讀為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音義命依注音慢武諫反遠于萬反好人之所惡惡人之

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注拂猶佹也逮及也音義好呼報反下皆同惡烏路反下同拂扶弗反注同菑音哉下同逮音代一音大計反夫音扶佹九委反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注道行所由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注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音義肖音笑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注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予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音義施始豉反予由汝反未有上

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注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為誠然如已府庫之財為已有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注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為大夫也伐氷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氷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

畜養以為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音義畜許六反下同乗徐繩證反下及注同蔑莫結反以上時掌反采七代反本亦作菜為之于偽反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注言務聚財為已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為也音義長丁丈反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注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

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音義難乃旦反猥烏罪反捄音救本亦作救著張慮反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疏正義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聽訟者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猶如常人無異也言吾與常人同也必也使無訟爭者必也使無理之人不敢爭訟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情實也言無實虛誕之人無道理者不得盡竭其虛偽之辭也大畏民志者大能畏脅民人之志言人有虛誕之志者皆畏懼不敢言民亦誠實其意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爭者斷獄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者能自誠而使民誠意自然能使無訟則是異於人也而云吾猶人者斷獄者具備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能服民使誠意不敢爭所以使無訟也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章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謂行身之本能自知其

身是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者此覆明前經正心脩身之事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者懥謂怒貌也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或不察而不當於理則失於正也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言因恐懼而違於正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此言脩身之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是心為身本脩身必在於正心也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之猶適也此言脩身之譬也設我適彼人見彼有德則為我所親愛當反自譬喻於我也以彼有德故為我所親愛則我若自脩身有德必然亦能使衆人親愛於我也之其所賤惡而辟焉者又言我往之彼而賤惡彼人者必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迴以譬我我若無德則人亦賤惡我也之其所畏敬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畏敬彼人必是彼人莊嚴故也亦迴以辟我我

亦當莊敬則人亦必畏敬我之其所哀矜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哀矜彼人必是彼人有慈善柔弱之德故也亦迴辟我我有善慈而或柔弱則亦為人所哀矜也之其所敖情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敖情彼人必是彼人邪僻故也亦迴辟我我若邪僻則人亦敖情於我也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者知識也鮮少也人心多偏若心愛好之而多不知其惡若嫌惡之而多不知其美今雖愛好知彼有惡事雖憎惡知彼有美善天下之內如此者少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者碩猶大也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子雖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其惡也農夫種田恒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之碩若能以己子而方他子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皆以己而待他物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者此不知子惡不知苗碩之人不脩其身身既不脩不能以己辟人故不可以齊整其家所謂至其家者此

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康誥曰如保赤子者此成王命康叔之辭赤子謂心所愛之子言治民之時如保愛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者言愛此赤子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不能正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亦不甚遠言近其赤子之嗜欲謂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者言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當赤子之嗜欲非由學習而來故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此皆本心而為之言皆喻人君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國皆仁讓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謂人君一人貪戾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其機如此者機謂關機也動於近成於遠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於一國也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者僨猶覆敗也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由人君一人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今記者引所為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

也又云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知一人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令謂君所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所令之事反其所好雖欲以令禁人人不從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者諸於也謂君子有善行於己而后可以求於人使行善行也謂於己有仁讓而后可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己而后可以非責於人為惡行也謂無貪戾之事於己而后非責於人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者謂所藏積於身既不恕實而能曉喻於人使從已者未之有也言無善行於身欲曉喻於人為善行不可得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者此周南桃夭之篇論昏姻及時之事言桃之夭夭少壯其葉蓁蓁茂盛喻婦人形體少壯顏色茂盛之時似桃之夭夭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之子者是子也歸嫁也宜可以

為夫家之人引之者取宜其家人之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者言人既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宜兄宜弟者此小雅蓼蕭之篇美成王之詩詩之本文言成王有德宜為人兄宜為人弟此記之意宜兄宜弟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也既為兄弟相宜而可兄弟之意而後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此曹風鳲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忒可以正長是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者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謂其脩德於家在室家之內使父子兄弟足可方法而後民皆法之也是先齊其家而後能治其國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脩身之事由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其又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

故特詳悉畢舉今各隨文解之上恤孤而民不倍者孤弱之子人所易棄是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不遺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者絜猶結也矩法也言君子於天下持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者此以下皆是絜矩之道也譬諸侯有天子在於上有不善之事加已已惡之則不可迴持此惡事使已下者爲之也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言臣下不善事已已所有惡則已不可持此惡事迴以事已之君上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者前謂在已之前不以善事施已已所憎惡則無以持此惡事施於後人也所惡於後毋以從前者後謂在已之後不以善事施已已則無以惡事施於前行之人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者謂與已平敵或在已右或在已左以惡加已已所憎惡則無以此惡事施於左人舉此一隅餘可知也此之謂絜矩之道者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絜矩之義未明故此經申說能持其所

有以待於人恕已接物即絜矩之道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之又申明絜矩之道若能以己化從民所欲則可謂民之父母此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美成王之詩也只辭也言能以己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為民父母矣民之所好好之者謂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己亦好之以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窮賑絶是也民之所惡惡之者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己亦惡之而不行也詩云節彼南山者上經説恕己待民此經明己須戒慎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賢人也節然高峻者是彼南山維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赫赫顯盛貌是太師與人為則者具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俱於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師尹而為法此記之意以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慎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者有國謂天子諸侯言民皆視上所行而則之不可不慎其德乎宜慎

之也辟則為天下僇矣者僇謂刑僇也君若邪辟則為天下之民共所誅討若桀紂是也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一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因以戒成王也克能也師衆也言殷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衆之時所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也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者儀宜也監視也今成王宜監視于殷之存亡峻大也奉此天之大命誠為不易言其難也道德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者道猶言也詩所云者言帝乙以上得衆則得國言殷紂失衆則失國也有德此有人者有德之人人之所附從故有德此有人也有人此有土者有人則境土寬大故有土也有土此有財者言有土則生植萬物故有財也有財此有用者為國用有財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為本財為末也外本内末爭民施奪者外疏也内親也施奪謂施其劫奪之情也君若親財而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

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者事不兩興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散財而賙恤於民則民咸歸聚也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悖逆也若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行者則民悖逆君上而入以報答也謂拒違君命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者若人君厚斂財貨悖逆民心而入積聚者不能久如人畔於上財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衆畔親離財散非君有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者謂天之命不於是常住在一家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書之本意言道為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家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者此舅犯勸重耳之辭於時重耳逃亡在翟秦穆公欲納之反國而勸重耳不受秦命對秦使云奔亡之人無以貨財為寶唯親愛仁道以為寶也引秦誓曰者此一經明君臣進賢詘惡之事秦誓尚書篇名秦穆公伐鄭為晉敗於殽還歸誓羣臣而作此篇是秦穆公悔過自誓之辭記者引之以明好賢

而去惡也若有一介臣斷斷兮者此秦穆公誓辭云羣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謹慤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為猗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然專一與此本異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寬容形貌似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謂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已自有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謂見人有才彥美通聖其心中愛樂不啻如自其口出心愛此彥聖之美多於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者寔是也若能好賢如此是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世子孫黎衆也尚庶幾也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有利益哉也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者上明進賢之善此論蔽賢之惡也媢妬也見人有技藝則掩藏媢妬疾以憎惡之也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者見他人彥聖而違戾抑退之俾使也使其善

功不通達於君尚書通為達字也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者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國家將亡不能保我子孫非唯如此衆人亦曰殆危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言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蔽善之人使迸遠在四夷不與同在中國若舜流四凶而天下咸服是也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者既放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小人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舉之又不能使其在己之先是為慢也謂輕慢於舉人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者此謂小人見不善之人而不能抑退之假令抑退之而不能使遠退之過者言是愆過之人也好人之所惡者人謂君子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令乃愛好凶惡是好人之所惡也惡人之所好者君子所好仁義善道令乃惡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是謂拂人之性者若如此者是謂拂戾善

人之性皆必逮夫身者逮及也如此皆必及夫身矣是故君子有大道者大道謂所由行孝悌仁義之大道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言此孝悌仁義必由行忠信以得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生財有大道者此一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上文大道謂孝悌仁義之道此言人君生殖其財有大道之理則下之所云者是也生之者衆者謂為農桑多也食之者寡者謂減省無用之費也為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者謂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則財恒足矣者言人君能如此則國用恒足仁者以財發身者謂仁德之君以財散施發起身之令名也不仁者以身發財者言不仁之人唯在吝嗇務於積聚勞役其身發起其財此言治家治國天下之科皆謂人君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者言在上人君好以仁道接下其下感君仁恩無有不愛好於義使事皆得其宜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者言臣下悉皆好義百事

盡能終成故云未有好義其事不終也言皆能終成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者又為人君作譬言君若行仁民必報義義必終事譬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其為所用也故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者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即是小人之行非君上之道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為畜養馬乘士初試為大夫不闚察於雞豚之小利伐氷之家不畜牛羊者謂卿大夫喪祭用氷從固陰之處伐擊其氷以供喪祭故云伐氷也謂卿大夫為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為財利以食祿不與人爭利也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者百乘謂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以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家言卿大夫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使賦税什一之外徵求采邑之物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是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覆解不畜聚斂之臣也經意若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但害財聚斂之臣則害義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者言若能如上所言是國家之利但以義事為國家利益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為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為己用者必自為小人之行也彼為至利也者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此經明為君治國棄遠小人亦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彼為善之彼謂君也君欲為仁義之道善其政教之語辭故云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者言君欲為善反令小人使為治國家之事毒害於下故菑害患難則並皆來至也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者既使小人治國其君雖有善政之施無能奈此患難之何言不能止之以其聚斂者惡之已著故也注正義曰之適也釋詁文云反以喻已者謂見他人所親愛被賤惡以人類已他人之事反來自辟已身也云則脩身與否可自知也者謂彼人不脩則被賤惡敎惰己若不以脩身事亦然也若彼脩身則被親愛敬畏已若脩身亦當然也故云脩身與否可自知也云

碩大也釋詁文一家一人謂人君也者以經言治家故知是人君也若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云春秋傳曰登戾之者此隱五年公羊傳文案彼傳文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彼注意謂以思得而來之齊人語謂登來為得來得來也聲有緩急得為登謂隱公觀魚于棠得此百金之魚而來觀之公羊傳為登來鄭所引公羊本為登戾之以來為戾與公羊本不同也鄭意以戾為貪戾故引以證經之貪戾也云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者隱三年左傳文師衆也峻大也皆釋詁文爾雅峻字馬旁為之與此同也克能也釋言文也云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者君有逆命解經言悖而出也民有逆辭解經亦悖而入謂人有逆君之辭以拒君也云老子曰多藏必厚亡者言積聚藏之既多必厚重而散亡也引之者證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楚書鄭知是楚昭王時書者案楚語云楚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

王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幾何矣王孫圉對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新序云秦欲伐楚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内為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居東面之壇令尹子西南面大宗子牧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發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即賢臣也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歸告秦王曰楚多賢臣無可以圖之何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案戰國義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指之謂秦使曰此寡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謂賢為寶者案史記云理百姓實府庫使黎甿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法令奉圭璋使諸侯不怨兵車不起者有大宗子牧能也守封疆固城郭使鄰國不

侵亦不侵鄭國者有葉公子高能也整師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顧一生者有司馬子發能也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懷霸王之業撥理亂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皆為寶也引之者證為君長能保愛善人以為寶也注舅犯至利也者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者左傳文也云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因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檀弓篇文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於崤還誓其羣臣故作此篇也者案尚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又左傳僖三十三年秦穆公興師伐鄭蹇叔等諫之公不從為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敗諸崤是其事也云美士為彥者爾雅釋訓文黎衆也俾使也皆釋詁文尚庶幾者釋言文爾雅庶幾尚也是尚為庶幾矣云娼妬也者說文云娼夫妬婦是娼為妬也其為至有也者言君行仁道則臣必為義臣既行義事必終成以至誠相感必有實報如已有府庫之財為已

所有也其為誠實而然言不虛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者此據左傳文也云畜馬乘者以士初試為大夫者乘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氷之家百乘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者不察雞豚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氷之家卿大夫者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氷喪大記注云士不用氷故知卿大夫也上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氷也但非其當故士喪禮賜氷則夷槃可也左傳又云食肉之祿氷皆與焉是也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此謂卿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鄭云采地一同之廣輪是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

禮記注疏卷六十考證

大學致知在格物注格來也物猶事也○臣召南按注以來訓格於理難通司馬光謂為扞格之格即扞禦外物之意說經亦僻程子始以窮理解格物朱子從之

末之有也○臣召南按注疏於大學俱一片說不分經傳亦不云有錯簡分經傳訂錯簡自程子始而朱子從之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本二句接未之有也之下程子以為衍文朱子曰此謂知本衍文此謂知之至也句上别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章句置此二句於聽訟章之後

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朱子定為傳之六章釋誠意

詩云瞻彼淇澳至没世不忘也○朱子移此二節於穆文王節後為傳之三章釋止至善

康誥曰克明德至皆自明也○朱子定為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至用其極○朱子定為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朱子定為傳之三章釋止至善而移前文淇澳二節接止於信之下

疏此經大學之道云云○臣召南按刊本相承於畫段全不分明細玩孔疏則亦自有界限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為一章章首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至此謂知之至也為二章言明明德之理也所謂誠其意者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為三章廣明誠意之事也各段疏宜各附本章之下而刋本自大學之道至止於信連為一段以三章之疏總附於下又截聽訟一節於後則全非孔疏之意也

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朱子定為傳之四章釋本末 臣召南按董槐以知止而后有定二節合聽訟章為格物傳謂格物致知傳本不闕也葉夢鼎王柏

皆以為然方孝孺曰朱子以聽訟章為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稍為不類今合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與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且古人說經畧舉大義而意趣自脩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為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今録於此以備一說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臣召南按以下四章本文自明即孔疏亦條理秩然但刋本相承俱接連寫則失孔疏之意耳

舅犯曰疏○此段疏闕十處又不察於雞豚疏闕十九處又注春秋傳曰登戾之疏闕五處又注楚書楚昭王書疏闕二十五處又注其為誠然疏闕二字又注卿大夫以上疏闕五處各本並同今仍其舊臣召南按疏於楚書兩引王孫圉及昭奚恤之事正以鄭注

謂楚書是楚昭王時書未嘗指定是楚語也但疏引楚語僅列觀射父則脫左史倚相一段矣又引新序一段司馬子反訛作子發又理百姓實倉廪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五段宜接即賢人也之下

禮記注疏卷六十考證